



天

龍八部

【珍藏本】
叁

金庸



广州出版社

金庸
【珍藏本】

天龍八部

叁

廣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龙八部/金庸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462-0153-5

I. 天… II. 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7117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07-085号



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8008301315,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信内容发至106691603100。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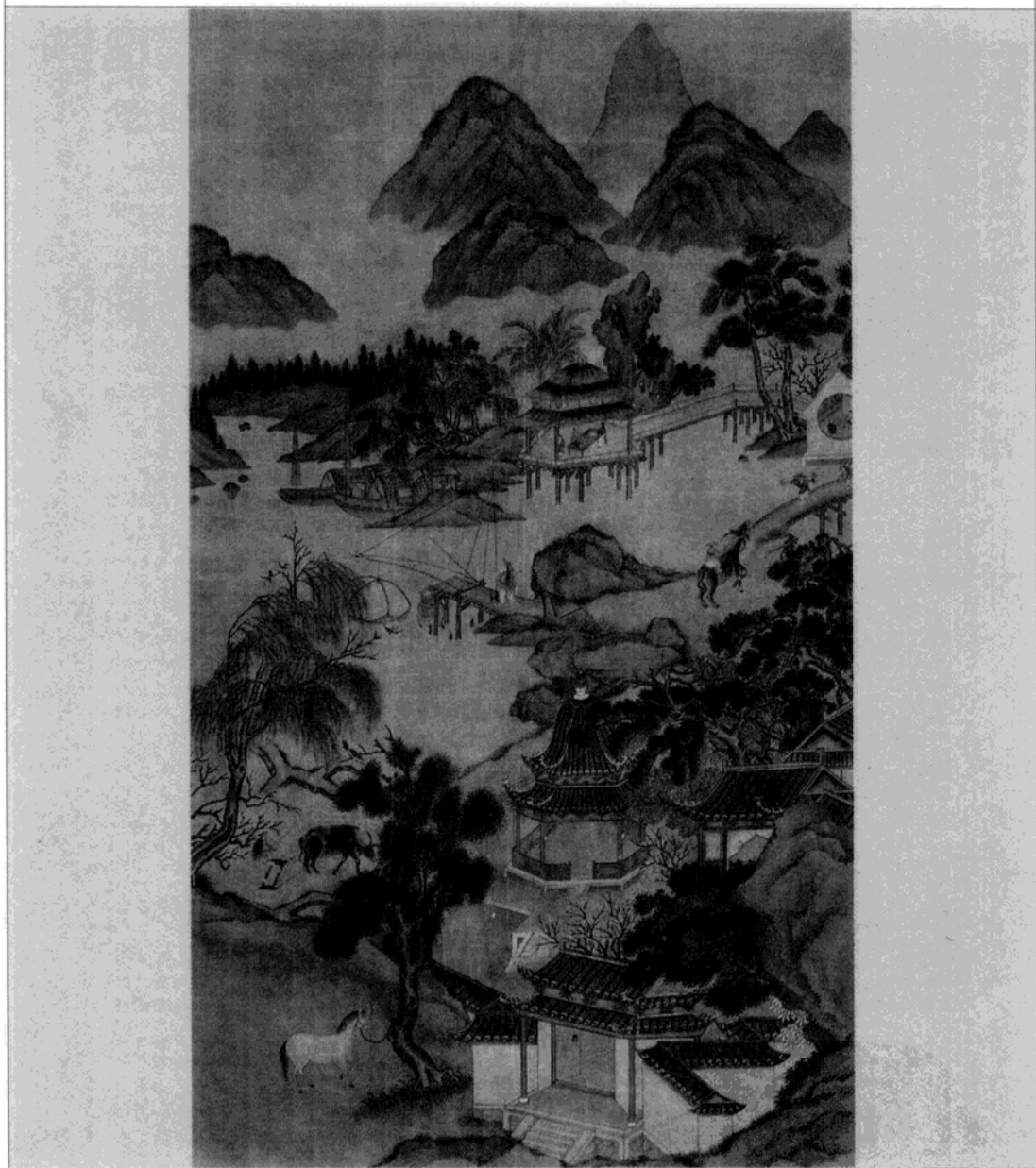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图为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天台山寺庙众多，国清寺尤为闻名。萧峰和阿朱前往止观寺途中，一定曾路过该寺。



《渔樵耕读》，宋赵伯驹绘。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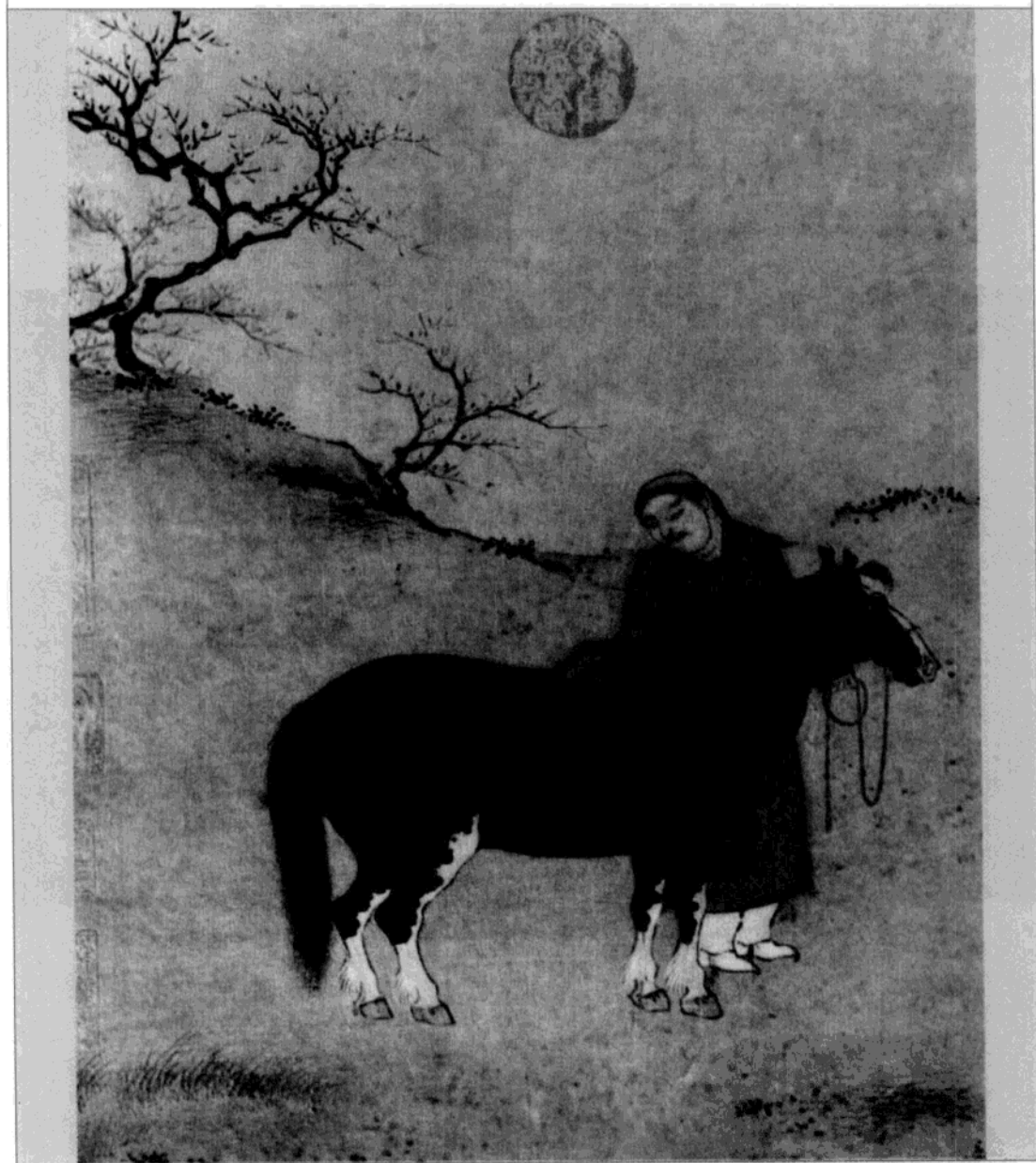
林寺偷出来



佚名山水图。画中屋舍一水环绕，屋旁植树数株，门前一块平地，颇像马夫人寡居之所。



图为辽人的银面具，是辽国贵族逝世后，其族人依照死者的面形用银制成的，性质与游坦之的铁面具不同，但契丹人向有以金属制面具的习俗。



《平皋拊马图》，南宋陈居中绘。图中人物是女真人，其神情动作显出对马匹极为爱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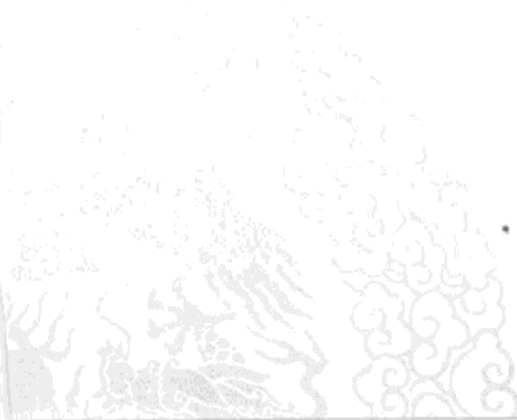


《射骑图》，辽李赞华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中所绘为契丹武士及鞍马。

目录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651
二十二	双眸粲粲如星		689
二十三	塞上牛羊空许约		729
二十四	烛畔鬓云有旧盟		759
二十五	莽苍踏雪行		795
二十六	赤手屠熊搏虎		835
二十七	金戈荡寇鏖兵		853
二十八	草木残生颅铸铁		885
二十九	虫豸凝寒掌作冰		915
三十	挥洒缚豪英		951

(以上回目调寄《破阵子》)



新平堂

PDG



蘇子卿

PDG



一路上风光骀荡，尽是醉人之意。这数千里的行程，迷迷糊糊，直如一场大梦，若不是这娇俏可喜的小阿朱，活色生香的便在身畔，萧峰真要怀疑此刻兀自身在梦中。

新平
和
PDG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

当下两人折而向南，从山岭间绕过雁门关，来到一个小镇，找了一家客店。阿朱不等乔峰开口，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来。那店小二见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兄妹不似兄妹，本就觉得稀奇，听说打“二十斤”酒，更加诧异，呆呆地瞧着他们二人，既不去打酒，也不答应。乔峰瞪了他一眼，不怒自威。那店小二吃了一惊，这才转身，喃喃地道：“二十斤酒？用酒来洗澡吗？”

阿朱低声笑道：“乔大爷，咱们去找徐长老，看来再走得两日，便会给人发觉。一路打将过去，杀将过去，虽然好玩，就怕徐长老望风逃走，就找他不着了。”

乔峰哈哈一笑，道：“你也不用恭维我，一路打将过去，敌人越来越多，咱俩终究免不了送命……”阿朱道：“要说有什么凶险，倒不见得。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的都望风而遁，可就难办了。”乔峰道：“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咱们白天歇店、黑夜赶路如何？”阿朱微笑道：“要他们认不出，那就容易不过。只是名满天下的乔大侠，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装？”说到头来，还是“易容改装”四字。

乔峰笑道：“我不是汉人，这汉人的衣衫，本就不想穿了。但如穿上契丹人衣衫，在中原却寸步难行。阿朱，你说我扮作什么人的好？”

阿朱道：“你身材魁梧，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最好改装成一个形貌寻常、身上没丝毫特异之处的江湖豪士。这种人在道上—

天能撞见几百个，那就谁也不会来向你多瞧一眼。”乔峰拍腿道：“妙极，妙极！喝完了酒，咱们便来改扮吧。”

他二十斤酒一喝完，阿朱当即动手。面粉、浆糊、粽胶、墨水，各种各样物事一凑合，乔峰脸上许多特异之处一一隐没。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胡子，乔峰一照镜子，连自己也不认得了。阿朱跟着自己改装，扮成个中年汉子。

阿朱笑道：“你外貌是全变了，但一说话，一喝酒，人家便知道是你。”乔峰点头道：“嗯，话要少说，酒须少喝。”

这一路南行，他果然极少开口说话，每餐饮酒，也不过两三斤，稍具意思而已。

这一日来到晋南三甲镇，两人正在一家小面店中吃面，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一个道：“徐长老可死得真惨，前胸后背，肋骨尽断，一定又是乔峰那恶贼下的毒手。”乔峰一惊，心道：“徐长老死了？”和阿朱对望了一眼。

只听得另一名乞丐道：“后天在卫辉开吊，帮中长老、弟兄们都去祭奠，总得商量个擒拿乔峰的法子才是。”头一个乞丐说了几句帮中的暗语，乔峰自明白其意，他说乔峰来势厉害，不可随便说话，莫要让他手下人听去了。

乔峰和阿朱吃完面后离了三甲镇，到得郊外。乔峰道：“咱们该去卫辉瞧瞧，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端倪。”阿朱道：“是啊，卫辉是定要去。但去吊祭徐长老的人，大都是你旧部，你的言语举止之中，可别露出马脚来。”乔峰点头道：“我理会得。”两人折而东行，往卫辉而去。

第三天来到卫辉，进得城来，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有的在酒楼中据案大嚼，有的在小巷中宰猪屠狗，更有的随街乞讨，强索硬要。乔峰心中难受，眼见号称江湖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无复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兴旺气象，如此过不多时，势将为世人所轻。虽说丐帮与他已无干系，然自己多年心血废于一旦，总觉可惜。

只听几名丐帮弟子说了几句帮中切口，便知徐长老的灵位设于城西一座废园之中。乔峰和阿朱买了些香烛纸钱，随着旁人来到废园，在徐长老灵位前磕头。

但见徐长老的灵牌上涂满了鲜血，那是丐帮的规矩，意思说死

者为人所害，本帮帮众须得为他报仇雪恨。灵堂中人人痛骂乔峰，却不知他便在身旁。有几个武功较高的七袋弟子悄悄议论，说乔峰既已打断了徐长老前胸肋骨，击碎了五脏，何以又再断他后背肋骨？下手太过毒辣，亦不合情理。乔峰生怕给人瞧出破绽，当即辞出，和阿朱并肩而行，寻思：“徐长老既死，世上知道带头大哥之人便少了一个。”

忽然间小巷尽头处人影一闪，是个身形高大的女子。乔峰眼快，认出正是谭婆，心道：“妙极，她定是为祭奠徐长老而来，我正要找她。”跟着又一人闪过，也是轻功极佳，却是赵钱孙。

乔峰一怔：“这两人鬼鬼祟祟的，有甚古怪？”他知这两人本是师兄妹，情孽牵缠，至今未解，心想：“二人都已六七十岁年纪，难道还在干什么幽会偷情之事？”他本来不喜多管闲事，但想赵钱孙知道带头大哥是谁，谭公、谭婆夫妇也多半知晓，若能抓到他们一些把柄，便可趁机逼迫他们吐露真相，于是在阿朱耳边道：“你在客店中等我。”阿朱点点头，乔峰立即向赵钱孙的去路追去。

赵钱孙尽拣隐僻处而行，东边墙角下一躲，西首屋檐下一缩，举止诡秘，出了东门。乔峰远远跟随，始终没给他发现，遥见他奔到浚河之旁，弯身钻入了一艘大木船中。乔峰提气疾行，几个起落，赶到船旁，轻轻跃上船篷，耳朵贴到篷上倾听。

船舱之中，谭婆长长叹了口气，说道：“师哥，你我都这大把年纪了，年轻时的事情，悔之已晚，再提旧事，更有何用？”赵钱孙道：“我这一生是毁了。后悔也已来不及啦。我约你出来非为别事，小娟，只求你再唱一唱从前那几首歌儿。”谭婆道：“唉，你这人真痴得可笑。我当家的来到卫辉又见到你，已十分不快。他为人多疑，你还是少惹我的好。”赵钱孙道：“怕什么？咱师兄妹光明磊落，说说旧事，有何不可？”谭婆叹了口气，轻轻地道：“从前那些歌儿，从前那些歌儿……”赵钱孙听她意动，加意央求，说道：“小娟，今日咱俩相会，不知此后何日再得重逢，只怕我命不久长，你便再要唱歌给我听，我也没福来听了。”谭婆道：“师哥，你别这么说。你一定要听，我便轻声唱一首。”赵钱孙喜道：“好，多谢你，小娟，多谢你。”

谭婆曼声唱道：“当年郎从桥上过，妹在桥边洗衣衫……”

只唱得两句，喀喇一声，舱门推开，闯进一条大汉。乔峰易容之